

# DAVID MORRELL

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

戴维·默莱尔小说系列

〔美〕戴维·默莱尔 著

张学君 译

群众出版社

# 第一滴血



# FIRST BLOOD

# DAVID MORRELL

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  
戴维·默莱尔小说系列

〔美〕戴维·默莱尔 著 张学君 译 群众出版社

## 第一滴血



---

# FIRST BLOOD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第一滴血 / (美) 默莱尔著; 张学君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6.1

(美国超级畅销书作家戴维·默莱尔小说系列)

ISBN 7-5014-3575-8

I. 第… II. ①默… ②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1491 号

---

## 第一滴血

著 者: [美] 戴维·默莱尔

译 者: 张学君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575-8/I·1516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 1

他的名字叫兰博，是个让人费解的年轻人。此刻他正漫不经心地倚在肯塔基州麦迪逊郊外的一座加油站的汽油泵旁边，手持一瓶可口可乐，向停留在这里加油的一辆汽车竖起拇指请求免费搭乘。他的长发耷拉在脖颈，浓密的胡须遮住了脸庞，卷起的睡袋放在脚下的沥青路面上。然而，望着他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站在加油站旁的模样，人们绝不会料到一天之后，即星期二，为了将他追捕归案，巴萨特县的警察倾巢出动，更不会想到星期四他竟然从肯塔基国民卫队及六个县的警察和众多喜爱射击的公民眼皮底下逃之夭夭。谁也无法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更琢磨不透他怎么会掀起这场轩然大波。

兰博明白自己很快就会有麻烦。如果不提防的话，将是严重的麻烦。这时他想搭乘的那辆车从加油站里驶出，开过他身旁时差点将他碾倒。加油站的工人把一张收费单和一沓打上记录的票据塞进口袋，望着炎热的沥青路面上的轮胎印记咧嘴笑了。然而，这辆车并没有转向大路，而是径直朝兰博驶来。当兰博再次看清车上的星状图形时，不禁怔住了。“不，上帝。这次不要。我可不愿被驱赶出去。”

这是一辆警察巡逻车。车身上标注着“麦迪逊县警长”。它在兰博的身旁徐徐停下，车顶上的天线摇晃着，坐在里面的警长弯腰打开了乘客座的边门。他斜着眼睛打量着兰博脚上泥泞不堪的靴子，皱巴巴的牛

仔服上撕裂的袖口，缀在裤腿上的一块补丁，鹿皮夹克里的蓝色衬衫上汗渍斑斑，像干枯的血痕似的。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兰博凌乱的长发和胡须上。使警长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兰博不修边幅的外表，而是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好吧，上车。”他向兰博吩咐道。

兰博没有动弹。

“我让你上车，”警长重复道，“大热天你穿着夹克衫一定很热。”

兰博仍没有反应，他呷了一口可乐，瞥了一眼街上奔驰的汽车，然后注视着车里的警长。

“你的耳朵有毛病吗？快上车，别惹我发火。”

兰博打量着对方：坐在方向盘后的警长身材粗短厚实，眼角上布满了皱纹，脸颊上散落着浅浅的麻子，如同饱经风霜的谷粒。

“不要盯着我。”警长说。

但兰博继续注视着他：警长一袭灰色的警服，衬衫最上面的纽扣敞开着，领带松开，衬衫边上有暗色的汗迹，兰博没有发现他使用何种手枪。因为他把枪系在远离乘客座的左边。

“告诉你，我不喜欢被人打量。”警长说。

“没人喜欢？”

兰博再次环顾四周，拎起睡袋跨进了车，他把睡袋搁在自己和警官之间。

“你等了很久吗？”警长问道。

“一小时。”

“如果我不让你上来的话，你很可能还得等上一会儿。这里的人不大喜欢让人搭车。尤其是像你这种人。这么做是违法的。”

“像我这种人？”

“不要觉得不开心。我的意思是搭车违法。很多驾车人中途捎人上车，结果遭到抢劫或遇难。把门给我关上。”

兰博缓缓地抿了一口可乐，伸手关上了车门。警长把车驶上公路，汇入滚滚的车流，向闹市开去。兰博回头望了望正在油泵旁咧嘴笑的那个加

# FIRST BLOOD

## 第一滴血

油站工人。

“你不必担心，”兰博对警长说，“我不会试图抢劫你的。”

“太可笑了。除非你没看见我车子上的标志，我是警长提瑟，威尔弗雷德·提瑟。不过，跟你说这些毫无意义。”

前面是一条主要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为橙色时，他驾车穿过路口继续向前驶去。街道的两边鳞次栉比地坐落着十几个商铺、药店、桌球房、枪支和马具商店。远处的地平线上耸立着一座座山峰，漫山遍野的坡地上缀满了枯萎的红黄色的树叶。

兰博注视着天边漂浮的一片云彩。

“你到哪儿去？”他听见提瑟问道。

“这很重要吗？”

“不，没什么。只不过想知道你要去哪儿。”

“也许是路易斯维尔。”

“也许不是那儿。”

“说得不错。”

“你在哪里睡觉？在树林里吗？”

“是的。”

“那里很安全。现在夜晚越来越凉了，树林里的蛇不再外出觅食而是在洞穴里蛰居。不过，醒来时你也许会发现身边躺着一条对你的体温着迷的蛇。”

他们经过了一座洗车场，来到一处免下车的汉堡店，店的窗户上有一幅巨大的胡椒先生的招牌。“瞧，那快餐店的招牌真刺眼，”提瑟说，“自从这幅广告被放在这条主干道之后，不论何时经过这里，都能看见年轻人把车子停在这里，他们不停地摁喇叭，信手把垃圾抛向人行道。”

兰博抿了一口可乐。

“你是不是搭城里人的车来的？”提瑟问道。

“走来的，天亮之后我就开始步行。”

“很遗憾你走了这么远。不过，至少步行会有些帮助，是吗？”

兰博没有回答。他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车子开过一座桥，驶进了市政广场。广场的右端是一幢古老的石砌县政府大楼，四周簇拥着各种各样的店铺。

“瞧，警察局就在县政府边上。”提瑟说。但他驾车穿过广场，沿着街道一直开到居民区，一排排整洁富裕的住宅映入了眼帘，随后是暗灰色的简陋木棚，孩子们在棚屋前的泥地上玩耍着。他把车开上一段陡峭的山坡，展现在眼前的不是房屋，而是一片平坦的玉米地，炎炎的烈日给低矮的玉米抹上了一层棕色。这时车子驶到了“你将离开麦迪逊，请安全行车”的标志下面，提瑟把车停靠在铺着沙砾的停车道上。

“好自为之。”他说。

“别惹麻烦，”兰博答道，“是不是？”

“是的。这条路你已经走过。我无须浪费时间对你这种常会惹是生非的人解释一番。”说着他把睡袋放到兰博的膝盖上，伸手为他打开了车门。“听着，从现在起好自为之。”

兰博慢慢地跨出车门。“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说完，他猛地关上了车门。

“不会，”提瑟朝窗外道，“我想不会的。”

他驾着巡逻车驶上公路，掉头朝城里驶去，车子经过兰博时，汽笛“嘟”地鸣叫了一声。

兰博望着巡逻车在悬崖处绝尘而去。他仰起头喝完瓶里的可乐，随后把瓶子扔进水沟，背起睡袋朝城里走去。

## 2

快餐店里弥漫着黏糊糊的烹饪油煎的气味。兰博站在柜台前，柜台后的老太太眯着眼从双光镜片后打量着兰博的衣着和头发。

“两份汉堡和一杯可乐。”兰博说道。

“准备带走吗？”他听见有人在身后问道。

兰博透过柜台后面的镜子看到提瑟疾步向前门走来，拉开网格纱门后又砰地关上。“生意好吗，梅勒？”提瑟道，“这个年轻人非常匆忙。”

店里只有寥寥几位顾客，有的坐在柜台长桌边，有的则在火车座里。兰博注视着镜子里的人影，发现人们停下咀嚼好奇地望着自己，但提瑟却倚在门口的自动唱机旁。人们发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于是便继续就餐。

柜台后的老太太侧过白发苍苍的脑袋，困惑不解地望着他们。

“喂，梅勒，你在准备汉堡时给我来一杯咖啡好吗？”提瑟问道。

“你想要什么都行，威尔弗雷德。”她一边回答一边倒咖啡。

兰博和提瑟不约而同地望着镜子里的对方。提瑟衬衫的警徽上面别着一枚美国退伍军团徽章。兰博纳闷地想这家伙参加过什么战争，不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他尚年幼。

想到这里，他猛地转过身指着徽章问：“朝鲜战争？”

“没错。”提瑟平淡地回答。

他俩继续相互打量着对方。

兰博的眼睛朝提瑟的左侧扫过，落到警长的手枪上。根据枪柄的长度，他断定这不是警察通常佩带的左轮手枪，而是勃朗宁9毫米半自动手枪。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用过这种手枪。粗大的枪柄一次可装十三发子弹，而大部分手枪仅能填塞七或八发子弹。尽管一发子弹足以让一个人遭到重创，但不一定会彻底将他打死，两三发子弹才能使他一命呜呼。手持勃朗宁9毫米半自动手枪，你还有十发子弹对付周围的任何人。身材矮小的人携带一支大枪，给人的感觉是不自量力、笨拙不堪。提瑟虽然算不上高大魁梧，仅有五英尺六英寸，也许七英寸，可这把枪在提瑟身上却显得非常合适。兰博认为要想握住巨大的枪柄，必须得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才行。他不禁低头瞥了一眼提瑟的手，惊异地发现那是一双粗壮的大手。

“我警告过你不要惹麻烦。”提瑟说。他倚在自动唱机旁，把湿漉漉



的衬衫纽扣解到胸口。他把左手伸进衬衫的口袋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后，掐灭仍在燃烧的火柴，饶有兴味地摇晃着脑袋，对坐在柜台那边凳子上的兰博古怪地笑道，“好吧，你想要我，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没有。不过你就是想要弄我，还不赶快承认？”

这时，上了年纪的女侍者端来提瑟的咖啡，望着兰博，“你要清淡的，还是带有花色的汉堡？”

“什么？”

“汉堡里要不要带有填料？”

“哦，多放些洋葱。”

“只要你喜欢。”女侍者说着便匆匆离去准备汉堡。

“是的，你就是在耍弄我，欺骗我。”提瑟重复道，他的脸上又露出了古怪的笑容。他皱起眉头，望着兰博身边凳子上裂缝处污秽的棉花，勉强坐下。“你的行为很潇洒，谈吐也过得去，我以为你当时理解了我的意思。可没想到你又返回来骗我。所以我完全可以断定你可能是个傻瓜。你哪里出了什么差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肚子饿了。”

“这点我毫无兴趣，”提瑟一边说，一边吸了一口香烟。香烟是没有过滤嘴的，他缓缓吐出烟雾，撸去沾在嘴边和舌尖上的烟草。“像你这种人应该记住带上午饭，以便对付紧急情况，就像现在一样。”

说罢，他拎起奶油壶往咖啡里注入一些奶油，望着壶底残存的黄色凝结物，他只感到嘴巴一阵发酸。“你需要一份工作吗？”他平静地问。

“不需要。”

“这么说你已经有工作了？”

“没有。我不想工作。”

“那么你就是那种所谓的无业游民。”

“你他妈的怎么称呼都成。”

提瑟“砰”地猛敲柜台，厉声喝道：“嘴巴放干净些！”

# FIRST BLOOD

## 第一滴血

快餐店里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身望着提瑟。他朝四周打量了一番，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仿佛自己刚才说的不过是一些滑稽有趣的话而已。他俯下身呷了一口咖啡。“他们现在可找到谈论的话题了。”说着他又抽了一口烟，从舌尖上抹去更多的烟丝。“言归正传，听着，我不允许你这么做。瞧你这一身装束，乱蓬蓬的头发和衣服。难道你不清楚当你站在大街上的时候和黑人毫无两样吗？你回到这里还不到五分钟，我就通过无线电得知了这一情况。”

“你的警察办事效率怎么这么低？”

“说话干净些，”提瑟喝道，“我刚才警告过你。”

他还想说什么，这时女侍者送上兰博的食物袋。“三块一元。”

“什么？就这么点东西？”

“你说要带配料的。”

“别废话，快付钱。”提瑟催促道。

兰博把钱交给她之后，女侍者才把食物袋给他。

“好了，我们走吧。”提瑟说。

“去哪儿？”

“我会带你去的。”说完，提瑟迅速几口把咖啡喝光，在柜台上放下两角五分。“谢谢，梅勒。”当他俩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抬起头注视着他们。

“哦，差点忘了，”提瑟说，“梅勒，还有一件事。请你把这只奶油壶底清洗一下好吗？”

### 3

巡逻警车就停在外面。“上车，”提瑟费力地扣上自己被汗水浸透的衬衫。“见鬼，十月的第一天就这么热。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受得了这件鹿皮夹克。”

“我不出汗。”

提瑟看了他一眼。“你当然不出汗。”他把手中的香烟扔到路边的检修孔格栅里，转身跨入警车。兰博默默地注视着闪烁的交通灯和过路的人群。离开阴暗的快餐店柜台，户外强烈的阳光使他感到非常刺眼，一时难以适应。一个男人经过警车时向提瑟挥手致意，提瑟也举手打招呼，然后他发动车子驶离了路边，汇入滚滚的车流。这次他把车开得飞快。

车子经过一家五金商店，一家旧车场。只见一些年迈的老人坐在长凳上抽雪茄烟，女人把婴儿放在小推车里，四处走动。

“看看这些女人，”提瑟说，“大热天还推着孩子在外面闲逛，而不知道应该待在家里。”

兰博懒得抬头。他斜倚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警车正在一条陡峭崖的山路上。不久车子驶上一处平坡，放眼望去，两边都是贫瘠的玉米地，当经过“你将离开麦迪逊”标志的时候，提瑟突然把车停靠在铺着沙砾的紧急停车道上，转过身望着兰博。

“现在赶快离开这里，”他说，“我不想看到你这种不愿工作而整天游手好闲的人。我很清楚你的同伙很快就会露面的，乞讨食物，或行窃，或铤而走险去贩毒。按照你给我带来的麻烦，我完全可以将你羁押起来，不过鉴于你还年轻，又不够聪明，犯错误在所难免，就放你一马。但如果你胆敢返回的话，我就不客气了，会毫不留情地让你长点见识。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快回答！”

兰博拽起自己的午餐袋和睡袋，一声不吭地下了车。

“我在问你，”提瑟对着他叫道，“让你别回来，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兰博猛地把车门关上。

“该死的，按我说的去做！”

提瑟狠狠地踩下油门，马达轰鸣，砾石飞溅在炎热的人行道上。他突然一个急转弯，轮胎发出刺耳的噪音，车子掉头向城里奔驰而去。这次车子经过兰博时汽笛没有鸣叫。

兰博注视着警车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山麓里。然后，他扫了一眼周围的

## 第一滴血

玉米地，抬头望了望炫目的太阳，缓缓走到一条小溪旁，在落满尘土的草地上伸展四肢躺了下来，打开自己的午餐袋。

他妈的汉堡。他曾要求多放一些洋葱，可现在被挤压成一条细线。番茄片又薄又黄。小圆面包油腻腻的，肉馅里都是碎骨。他只得囫囵吞地勉强吃下，随后他撬开可乐瓶的塑料盖，漱了漱口。这顿饭甜腻得令人厌恶。所以他决定为了剩余的汉堡要留下足够的可乐。

吃好午饭之后，他把杯子及两张包裹汉堡的蜡纸放进袋子里，燃起一根火柴将这些垃圾付之一炬。望着火焰，他仔细观察计算何时会烧到自己的手。火很快便灼到他的手指上，等烧焦了他手背上的毛时，他才把午餐袋扔到草地上，任凭它化为灰烬。而后，抬脚将烟灰全部踩灭。上帝啊，他在心里叫道，从战场回到国内已经六个月了，可每次吃完东西后他仍有一股冲动，想把一切痕迹都毁掉的冲动。

他摇了摇头，默默思考着那场战争是个错误。霎时间，战争给自己造成的其他麻烦又涌现在他的脑海：夜不能寐，动辄被会惊醒，躺在露天里才能安心入睡，被俘时关押他的那个洞穴仍记忆犹新。

“你最好想些别的事情。”他大声地说，随后他意识到自己在自言自语。“我将怎么办？浪迹天涯何处为家？”他望了望延伸到城里的路，又看了看通向城外的路，然后，拿定了主意，弯腰拎起睡袋上的绳子，抛到肩膀上，一边走，一边举手搭车重返麦迪逊。

山下的公路树木成荫，五彩缤纷的绿叶和红叶无精打采地垂落在树枝上。这都是汽车排出的废气造成的，兰博暗自想，废气把嫩叶掐死在襁褓之中。

路边到处可以见到死去的动物，很可能是被飞速疾驶的汽车碾死的，肿胀污秽的尸体上爬满了苍蝇。他先是看到一只虎皮斑纹的猫，像是一只名贵的猫，接着，又发现一只善猎山鹑、一只兔子、一只松鼠。这是战争教会他的另一件事情，使他更多地关注死去的東西。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好奇，想知道它们是怎样一命呜呼的。

他走下山坡来到路的右边，伸出拇指要求搭车。他身上的衣服沾了一层

黄褐色的尘土，蓬乱的长发和胡须缠绕在一起。驾车路过的人仔细地瞥了他一眼，没有人停下让他上车。唉，你为何不把自己弄得整洁一些呢？理个发，修剪一下胡须，如果自己是衣冠楚楚的，那么肯定会顺利搭上车。因为剃刀会使你放慢脚步，理发的钱可以省下购买食物。在哪儿修面呢？既然你选择在旷野的树丛里过夜，翌日醒来时不可能像个高贵的王子。那么为何这样四处闲逛，在树林里过夜呢？想着想着，他又回忆起战争。“想些别的事情！”他再次告诫自己。打道回城，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有权决定待在城里还是城外。我不愿听任别人摆布。

不过，和其他的警察相比，刚才那位警察要友好得多，更为通情达理。为何要惹他生气？乖乖地按他的话去做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难道有人笑着把一包粪便递给你，你就应当接受吗？我才不管他妈的是否友好。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但是你看上去确实有些不修边幅，给人的感觉是会引起麻烦。警长的话不无道理。

我在去过的十五个城镇里都遭遇到这种事情。这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愿被人任意驱逐出境。

为何不对他解释一番澄清自己？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你渴望有所行动，如此一来，你可以借此向他炫耀自己的能力，是不是？

我无须向他或任何人解释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砺之后，我有不解释的权利。

不过，你至少应该向他出示自己荣获的勋章，这可是得之不易的东西。

此时，试图阻止兰博已为时晚矣。倏忽间，他仿佛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 4

提瑟正等待着。当他驾车经过兰博的时候，他瞥了一眼后视镜就发

现兰博站在那里，在镜里的他显得小而清晰。他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最后让他下车的地方，静静地注视着巡逻警车。

你为何要滞留在此地，年轻人？提瑟百思不得其解。走开，快离开我管辖的地盘。

可兰博没有走，仍站在那儿凝视着警车。警车沿着蜿蜒陡峭的斜坡驶离峰峦，后视镜里不见了兰博的身影。

我的上帝啊，你这是刻意要返回城里，提瑟突然意识到这点，他摇了摇头，不由得笑了起来。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打算重新进城。

提瑟把车拐进右边的小道，驶向一排装有护墙楔形板的灰色房屋。车子徐徐后退，停靠在砾石车道上，车头对着他刚才经过的大街。然后，他重重地靠在驾驶座上，点燃了一根香烟。

那年轻人的脸上露出桀骜不驯的神色，说明他一心一意地打算回来。提瑟无法忘记这点。

坐在警车里，他能够一览无余地看见大街上的一切。街上的车辆不多，星期一下午总是如此：那个年轻人不可能沿着人行道走很远。

提瑟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位置正处于一个丁字路口，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远处的人行道、路边的小河及古老的麦迪逊舞厅都一目了然地尽收眼底。上个月舞厅被宣告不能继续营业。提瑟想起自己的高中年代，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常在那儿的停车场打工。哈吉·加米切尔曾经一度在那儿演出，但舞厅的老板给他的报酬太低。

那个年轻人在哪儿？

也许他不会回来，也许他离开了。

但他的神色表明他打算回来。

提瑟深深地吸了口烟，望着地平线上隆起的棕绿色山峦。突然，一阵习习的凉风夹带着一丝树叶的清香拂面而过。

“我是提瑟，请接通局里，”他对着警车里的麦克风说道，“信件到了吗？”

像往日一样，无线话务员夏力顿很快回答道：“是的，警长。我已经

为你查看过了。恐怕没有你太太的信件。”

“有没有律师的来函？或者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信件，她的名字没写在信封上面？”

“我也查看过了，警长。很抱歉，没有你的信件。”

“有什么我必须了解的事情吗？”

“有一组交通灯出了故障，是短路。我已通知设备部门前去检修。”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几分钟之后便返回。”

这个年轻人真讨厌，提瑟急切地想回到警察局给妻子打电话。安娜离家已有三个星期了，她说过今天会写信的，可却食言了。尽管自己许诺不给她打电话，可现在顾不上这些了，无论如何，必须给她打电话。说不定，她经过考虑已经改变了主意。

可他不能断定妻子会这么做。

提瑟又点燃一根香烟，眼睛朝路边望去。几个邻家妇女在门前的走廊上打量着他。就这样。他把烟蒂扔出窗外，启动点火开关，驾车驶向大街。一定要找到那个该死的年轻人。

可那个年轻人却不见踪影。

毫无疑问。他肯定走了，只不过装出一副假象，让我以为他试图返回。

想到这里，提瑟把车径直开向警察局。穿过三个街区之后，突然，他发现左边的人行道上，兰博正倚在河边的金属栏杆上。提瑟霍地一个急刹车，后面的轿车冷不防地撞上警车的尾部。

轿车里的人惊呆了，手捂着嘴巴，动也不敢动。提瑟打开车门，瞥了他一眼，疾步朝兰博走去。

“你是怎样躲过我的眼睛溜进城的？”

“我有魔法。”

“上车。”

“可我没有这个打算。”

“你好好再想一想。”

轿车的后面渐渐滞留了一串车队。司机站在路中间，凝视着撞碎的尾

灯，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提瑟敞开的车门正好对着另一条车道，妨碍了过路的车辆。一时间，车主们恼怒地揪响喇叭，路边商店的店员和顾客探出头来，询问出了什么事情。

“你给我听着，”提瑟说，“我得先处理一下堵塞的交通。快上车。”

他俩对视了片刻。接着，提瑟走到那位轿车车主身旁，后者仍望着警车的尾部摇头。

“出示你的驾照、保单、身份证，”提瑟道，“对不起。”他走过去把车门关好。

“可我当时来不及停车。”

“你离我太近了。”

“但你是突然刹车的。”

“那算不了什么。根据法律规定，后面的车要负全责。你这是追尾。”

“可是——”

“我不想和你争辩，”提瑟告诉他，“请出示你的驾照、保单、身份证。”说毕，他回过头，兰博不见了。

## 5

兰博仍待在旷野里，他并不打算躲避任何人。提瑟现在应该放弃这个游戏，不要再招惹他；如果他继续的话，那么将会引火烧身，自讨苦吃。

兰博在河岸踱步思索。他低头注视着河水，烈日下的河面显得很宽，水流湍急。河对面是一幢明黄色磨砂墙壁的大厦，宽大的阳台伸展到河面，墙上刻着：麦迪逊老饭店。兰博费力地琢磨着，这座看上去像是去年才竣工的大厦怎么会是老饭店呢？

来到镇中心，他朝左边走去，登上一座橙色的大桥，伸手抚摩着光滑的金属栏杆。走到桥的中央，他驻步俯视着河面。午后的阳光耀眼炫目，川流不息的河水给人带来一阵凉爽的感觉。



他身边的栏杆上安装了一部机器，机器的玻璃顶端安装着警车顶灯。他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便士投进槽里，又及时取回了钱。他错了。机器里面并不是警车顶灯，而是一粒粒谷物做成的鱼食。机器上还贴着一块金属牌：“喂鱼，10美分。巴萨特县青年团开始赢利，繁忙的青春使人感到年轻。”

的确如此，兰博暗自想道。早起的鸟儿会受骗。

他又低头看了看河面。不一会儿，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无须回头就知道来者是谁。

“上车。”

兰博继续盯着河面。“你看河里的鱼儿，”他说，“一定有几千条吧。那条大金鱼叫什么来着？它不可能是条真正的金鱼，真正的金鱼没那么大。”

“阿拉伯鲑鱼，”身后的人答道，“上车。”

兰博眯起眼，“它一定是新品种，我从未听人说起过。”

“嗨，年轻人，我是在跟你说话，看着我。”

但是兰博仍未抬起头。“我过去常常钓鱼，”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河面。“那时我还年少，可现在大部分的河里都没有鱼了，因为污染。这个镇有这么多的鲑鱼，你们这儿专门放养这种鱼吗？”

果然，兰博猜测得没错。自提瑟记事以来，镇里就开始放养这种鱼。那时父亲常携他一起观看国家孵卵场员工的工作。他们总是从卡车里把一桶桶鱼苗置入斜坡，缓缓放进水里，工人的手上带有彩虹般的颜色。

“上帝啊，看着我！”提瑟叫道。

兰博感觉到自己的衣袖被抓住了。他用力挣脱。“放开手！”他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河面。接着，衣袖又被拽了一下，他霍地转身呵斥道，“听见没有，把手放开！”

提瑟不屑一顾地耸耸肩膀。“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走着瞧。记住，不要给我添乱。”他从枪套上取下手铐说，“把手给我。”

兰博伸出手。“我是认真的。放了我。”